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四

東坡先生  
策

御試制科

策問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蓋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借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縲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蝕于朔淫雨過節煥氣不效江

可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秣變其合於經平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撻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陸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

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威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訕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

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 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  
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  
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 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 陛  
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  
以道遠爲歎則是 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  
律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  
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又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  
而已矣 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耶臣不得而知也其  
宴安而無爲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嘆由 陛下之不  
勤者竊見 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  
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久次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  
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 陛  
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 陛下無所詰問  
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

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  
於風雨故 太祖 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  
今 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 聖意誘而進之者何  
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  
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 陛下之不勤也臣願 陛  
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  
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事果濟  
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  
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  
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  
氣或謫田野雖闕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己浚浮費彌  
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  
忽借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  
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

不知懼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 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  
爲 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 陛下道也何者 陛下誠  
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  
已不與今 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 陛下未得  
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 陛下旣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  
若有餘而其旣用也則常若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  
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威  
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  
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 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  
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  
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  
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旣已受  
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  
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 陛下又

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  
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  
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 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 陛下未得御臣  
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  
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  
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臣故曰實不至也夫以  
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  
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  
而和氣安得不繇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  
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  
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  
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  
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  
則不能居若輩徒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

者有安之之名而無安之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 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疆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公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公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

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暇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減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勝計哉今不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乂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使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

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旣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僭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况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叙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蝕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蝕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

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蝕或不蝕則陽氣之有彊弱也今夫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彊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彊弱異故夫日之蝕非食之日而後爲蝕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末蝕也爲無災而其旣蝕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嘘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噏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响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伏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

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  
非正陽之月伐鼓揅變其合於經平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  
古乎此 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  
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  
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  
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  
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踈也呂氏之  
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  
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禳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  
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齊夫馳庶  
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揅變如左氏之說乎  
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  
也伏惟 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  
豪右僭差不度此在 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

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汗雖無禁令又何憂  
乎伏惟 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  
撓獄市而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  
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  
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擿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擿姦則夫  
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 制策有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  
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  
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  
者是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  
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係  
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  
始以區區之仁壞一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  
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  
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



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伏惟 制策有主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函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二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 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質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虛贏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

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鑄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質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為有宰相之風矣伏惟 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 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

之曰富人疆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 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 陛下念 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竒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 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 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甚臣謹對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四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五

東坡先生

進策

擬進士對

御試并序狀

右臣准

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

陛下

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來山林朴

直之論 聖聽廣大中外歡喜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

聖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率

據上第 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

如此臣切深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

不以爲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爲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詞

律則詩賦之士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

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

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

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已往相帥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  
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  
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  
進士對 御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  
載所聞上將以推廣 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  
四方使知 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少  
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 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  
之至

策問

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  
獻之求詳延于廷諫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  
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  
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  
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

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  
可以臻此 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施  
之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  
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  
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  
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臣謹對曰臣伏見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  
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  
所憂者不知 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 陛  
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觀  
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  
則雖有臯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而入矣而况於踈遠愚陋者乎此  
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  
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 陛下

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主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所  
以得其序者豈聖主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而任職因職以任事  
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 陛下使兩府大臣侵  
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  
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  
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  
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 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  
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  
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矣昔邴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  
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  
今政事堂忿爭相詰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  
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 聖策曰有  
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 陛下之及此言

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  
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  
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人之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  
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劫而成之夫以斧析燕  
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  
疆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 陛下使農民舉  
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可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  
掩也如此 陛下苟誠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乎爲利  
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財枉法人必謂之  
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  
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  
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  
矣今天下以爲利 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害 陛下以爲仁天下  
以爲貪 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紛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

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作為文書以曉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而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固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而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註其意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若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者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為之歟為之固不可取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

又甚於前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乖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憚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其後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為而物莫不盡其天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為之又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首兔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

而欲以力勝之力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 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盡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則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必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 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 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喜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 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 陛下至於如此且夫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

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 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事與其所宜先者而 陛下擇焉 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彊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 仁祖之在位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胷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

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人可與勦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改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其稱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雖未盡善然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爲此不可以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

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以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樊世仇勝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謀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夫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忠藎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六

東坡先生

策畧 并序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有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興邦不以爲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爲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已而不役乎人三代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近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已以徇人務爲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于聖人而皆泛濫於詞章不適於用臣常以爲臯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今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

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肖誠恐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常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二十五篇曰略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而臣之區區以爲自始而行之以次至于終篇旣名其略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于當世

策畧一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 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 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名

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民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悅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踈乎 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鷲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于晏安長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

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策畧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宁而太息者幾年于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

憂命將出師兵交于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且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疆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使馳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寧大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答於是朝廷洵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陲且復告至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絕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而况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

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何時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豎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困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一簣之資亦足以富何遽至于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于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春秋貢獻不絕于吳府嘗竊怪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則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彊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于

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于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爲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者失在於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于周衰諸侯爭疆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于晉叔向命召行人子貞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後楚伍負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惟

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後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豫爲之備其餘者 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于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荅使其議不及於 朝廷而其閒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 策略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躡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以累 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

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 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于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于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嘆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爲 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 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

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于害民而不可彊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指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指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

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譁以至于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符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

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已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而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礪而不至于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

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無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趨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

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獯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獯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若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獯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獯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 策略五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可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于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歛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



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于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于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于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旣已去而俵俵焉抱

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于中原此六七八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挫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于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擲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于深宮之中而狃于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踈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哿哿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

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 英主之竒術御天下之大權也 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又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 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于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

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二十六

三  
魚  
之  
水  
之  
三



